



雪珂

琼瑶 44 全集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琼瑶全集 44

雪珂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珂/琼瑶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8.5

ISBN 978-7-5354-3741-9

I. 雪…

II. 琼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68269 号

责任编辑:钟擎炬

策

划:青马

封面设计:王琼瑶

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

(电话:027-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1 楼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62 87679361)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

印刷: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

开本:890 * 1280 毫米 1/32 印张:6.125 字数:84 千字

版次:2008 年 8 月第一版 印次:2008 月 8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21-54039696 转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

本书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,不得销售至包括港、澳等任何海外地区

写在2004年 “琼瑶全集”出版前

今年年初，长江文艺出版社，送来一个企划案，希望能够再次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对于这个企划，我当时并没有很大的兴趣。因为，若干年来，我的书已经在内地出版得乱七八糟了。自从1989年起，我也曾两度授权给内地的出版社，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这些出版品纷纷到期。内地的出版情形，一直是我的“痛”。几乎每本我的著作，都有盗版。除了盗版之外，还有许多冒牌的“伪书”。尽管我有合法授权，违法的书籍却照样出版。于是，在书店中，可以看到我的真书、伪书、盗版书……各种版本，大小不一，五花八门，形形色色。其中，让我“最痛”的是那些伪书，看到它们公然用“琼瑶”的名字出版，内容却荒诞不堪，真使我欲哭无泪，投诉无门。

因而，长江文艺出版社提出“全集”计划时，我不禁怀疑地问：

“盗版书早已充斥在市面，正版书还有人买



吗？”

对方很肯定的告诉我：

“这就是我们要出全集的原因，总要有一家出版社，把你的全部作品，作完整的、有系统的出版，让正版和盗版优劣立现。而且，有了正式的全集，冒牌书也就无所遁形了。”

长江文艺出版社说服了我，所以，我再次授权给他们，出版这套全集。在出版前夕，我对“长江文艺出版社”，是充满了期盼的。期盼这套书能够印刷精美，设计精良。能够真正遏止住盗版、伪书的歪风。当然，在市场并不缺乏的情形下，长江文艺出版社还有决心要出版这么庞大的一套书，我也对他们的热忱和勇气，充满了敬意。

写这篇短文前，我翻开一本旧著，看看原来的“自序”，这一看，不禁心头一惊。怎么？上次那篇“自序”，居然是1989年写的。距离现在，已经有15年了。

时间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会这样不知不觉的流逝？忙忙碌碌中，我又送走了许多个朝朝暮暮。日月迁逝，春去秋来。我眼看园中的树木，叶子由绿变黄，又由黄而绿，周而复始。但是，我的头发白了，却无法变黑。时间对人类是很吝啬的。人生，能有多少个15年呢？这15年，我到底做了些

什么？检点书名，发现我又写了好多书，从当初的43部，到如今的64部。其中的“还珠格格系列”，长达250万字，可说是我最近的代表作。“梅花烙”、“烟锁重楼”、“苍天有泪”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品。原来，这15年来，我并没有休息。虽然，每出版一本新书，都像考试，我是一个完全缺乏自信心的人，对成绩常常没有把握。但是，不管成绩单的分数是好是坏，读者对我是褒是贬，我一路走来，不曾松懈。

出版“全集”，总会有些顾虑。曾经有媒体访问我说：

“你出版这套全集，是不是意味着，以后不会再写作了？”

我想，在许多人心目里，都认为“全集”是“身后事”，只有盖棺定论，才知道“全集”共有多少部。偏偏我是一个“诸事不忌”的人。我笑着回答：

“15年前，我已经出版全集了，那时是43部书，之后，我又写了21部。如果上苍对我特别照顾，说不定我还能写21部呢！”

当然，这完全是在说笑话，我也知道，岁月不饶人，写作生涯，并不轻松，劳心劳力又劳神，我的大好时光，早已消磨在一个个的“故事”里。最



近,我深受“坐骨神经炎”的折磨,无法再久坐书桌之前,以后再想完成像“还珠格格”那样的作品,是根本不可能了。

但是,在这部“全集”中,我依然希望能有一本新书。是有关我的生活、思想、经历、感觉……的散文集。这本散文集,连书名都有了,腹稿早已打过千千万万次,只欠我去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。(你看,写作就是这样,有腹稿,有计划,有书名,都不等于存在,必须真正完成了,它才存在。)

出版社问我,是不是要修正改写某些作品?

我真的不曾这样想过,我的作品,在不同的时期和年代,有不同的思想和笔触,不论它是幼稚的还是错误的,它都是我的一部分。我不想改变它,就让它带着我的幼稚和缺点,用“本来面目”和读者们见面吧!只是,在“我的故事”一书中,那篇后记之后,我又添加了后记的后记,补充这15年来的“后续”。

我的作品,一直在叙述一个不变的主题,那就是“爱”字。男女之爱、朋友之爱、手足之爱、父母之爱、国家之爱、民族之爱……写不尽人生的爱。在这些爱的故事中,我难免有重复的对白,或大同小异的情节,这是我的缺点。有些对白,我虽尽力做到流畅,但是由于我的出身,使我的“语言”很

“琼瑶”化，(其实，是很“琼瑶家庭”化，在我家里，成语的运用，是普通之至的事。)再加上两岸对白有很大的差异，可能有些内地读者，对我的语言不能适应。这是我无可奈何的事。至于文字，我也有“不够用”的感觉，常常觉得自己写得不好，“才尽于此，力不从心”。但愿读者抱着宽容的态度，来看我的作品。

在这漫长的写作岁月中，我也写电视连续剧的剧本，在我心里，剧本的创作和小说的创作是同样重要的。剧本比小说还难写，因为剧本只能用动作和对白来交代剧情，不能大篇幅的作“内心描写”。我的剧本也是我的创作之一，只因为写得比较仓卒，没时间再去校对它，因而不想出版。我在“天上人间”最后一场戏后，写了两句话：

谨将此剧献给全天下

相信人间有爱的朋友

电视剧播出之后，很多媒体访问我，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两句话？我回答说：

“你不觉得现在很多人，都失去了爱人和被爱的能力了？在目前的社会形态上，许多人心狠手辣，才能得到一席之地。为了生存竞争而勾心斗角，尔虞我诈，更是人之常情。逐渐的，大家都不相信人间有爱了，甚至会嘲笑那些还相信的人，



觉得他们是幼稚的，不成熟的，不食人间烟火的，只会作梦说梦话的人。不相信人间有爱的人，如何去爱人和被人爱呢？因此，他们失去好多心灵的飨宴，失去了好多痛楚和狂欢。没有痛过，没有爱过。没有哭过，没有爱过。没有笑过，没有爱过。没有爱过，等于没有活过！”

这是我由衷的看法，好希望，人类永远不会失去爱的能力！那么，生命里才有奇迹，活着才有意义。

所以，我把这套全集，献给

还相信人间有爱的朋友们！

琼瑶

写于2004年6月23日黄昏

第一章

清宣统二年，北京城郊。

草原上是一片厚厚的积雪，风呼刺刺的吹着，大片大片的雪花，在空中肆意的飞舞，远山远树，全笼罩在白茫茫的风雪中。

除了风雪，草原是寂寞的，荒凉的。

突然间，两匹瘦马拉着一辆破马车，在车夫高声的吆喝下，“唛喇喇”的冲进了这片苍茫里。

“快啊！跑啊！得儿，得儿，赶啊！”车夫嚷着。

车内，雪珂紧偎着亚蒙，两人都穿着蓝色布衣，在颠簸震动中，两人都显得又疲倦又紧张。

“冷吗？雪珂？”亚蒙关怀的低下头来，把棉毡子往上拉，试图盖住微微发抖的雪珂。他紧紧凝视着她，眼底是无尽的怜惜。“对不起，要你跟着我受这种苦，可是，我们越走越一点，就越安全一点，只要逃到天津，上了船，我们就真正自由了，嗯？”他的手臂，牢牢的箍住了她，声音低沉而充满歉意的：“让我用以后所有所有的岁月，来补偿你，报答你对我的这片心！”

雪珂在棉毡下，找着了他的手，握紧，再握紧。



“为什么要这么说法呢？”她迎视着他的目光，“为什么要说补偿、报答这种见外的话呢？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是不是？你是我的丈夫啊！天涯海角，我该跟着你走！”

是的，丈夫。

那天，在卧佛寺旁边的小偏殿里，翡翠把着风，他们两个，没有父母之命，没有媒妁之言，没有迎亲队伍，没有花轿，没有凤冠霞帔，没有爆竹烟火，只有两腔炽热的诚意，和生死不渝的爱情！他们双双一跪，先拜天地。

“我顾亚蒙，今天愿娶雪珂为妻，今生今世，此情永不改，此心永不变，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天地为证，神明为鉴！”他说。

“我——雪珂，今日愿嫁亚蒙为妻，今生今世，生相随，死相从，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天地为证，神明为鉴！”她说。故意略掉了那冗长的姓氏。

说完，两人磕下头去，虔诚的拜了天地，再拜佛像，然后，夫妻交拜。

拜完，两人眼里，竟都闪着泪光。亚蒙将她的手一握，哑着嗓子说：

“从今以后，没有什么满人汉人之分，没有什么格格平民之分，只有丈夫和妻子之分了！”

是的，只有丈夫和妻子之分了！这个从小就认识，却生活在两个孑然不同的世界中的亚蒙和雪珂，终于在彼此的誓言

中，完成了他们自认为最神圣的婚礼。

马车忽然停了。

雪珂一震，整个人惊跳起来。

“怎么停车了？怎么停车了？”她惊慌的问。

“别慌，别慌！”亚蒙急忙拍抚着她，“到了一个驿站，车夫说牲口受不了，要吃点东西，休息一下。你怎样，要不要下车去走走，活动活动呢！”

“我不要，”她不安的说，隐隐的害怕着。为什么要停车呢？只有不停的飞奔才能逃离危险呀！“我就在车里等着！”

“那么，我去帮你端碗热汤来，好歹吃点东西！”亚蒙不由分说的跳下车子，向那简陋的小木屋走去。

雪珂心中的不安在扩大。掀开车后的棉布帘子，她往外面望去。怎么有一团雪雾夹着灰尘，风卷云涌的对这儿翻滚而来？难道天上的乌云全坠落到地上去吗？那轰隆隆滚过大地声音是雷声吗？她定睛细看，心惊胆战。

亚蒙端着碗热汤过来了。

“刚熬出来的小米粥，还有两个窝窝头……”

“亚蒙！”雪珂颤声喊：“快上车！快！”

亚蒙对远方的隆隆声看去，烟尘滚滚中，已看出一队人马，正迅速如风的卷过来。

“车夫！车夫！”亚蒙放声大叫，手中的小米粥窝窝头全落了地，“你快出来，我们要赶路了！”



车夫没出来，那队人马却来得像闪电。

雪珂面如白纸，对正上车的亚蒙用力一推。

“亚蒙，快逃！你快逃！我爹，他追来了！他不会饶你的！你快躲到山里去！去……去……”

“不成！”亚蒙大嚷：“我们都发过誓，生相从，死相随，我们不能分开！”

亚蒙说完，一个飞跃，就上了马车的驾驶座，一拉马缰，马鞭挥下，两匹瘦马，仰天长嘶了一声，撒开四蹄，往前奔去。车夫闻声奔出，大惊失色的喊着：

“哎呀！小兄弟！你回来！回来！你怎么抢我的马和马车呀！”

亚蒙顾不得车夫，只是不停的挥鞭，瘦马不情不愿的往前奔着。雪珂在车内，紧抓着车杠，一面不住回头张望，那队人马已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……近得已经看到领先的那一马一骑；颐亲王亲自追来了！他狂挥着马鞭，那只来自蒙古的黄骠马又高又大，四蹄翻溅着雪花……

“亚蒙！来不及了！亚蒙……”雪珂喊着。

“追啊！”王爷马鞭往前一指，随从一拥而上，“给我把那辆马车拉住！”

车在奔，马在奔，距离越来越近。

终于，四匹快马越过了马车，几个大汉直跃过来，伸手夺过马缰，一切快得像风，像电，车停了，马停了。

雪珂瞪大了眼睛，重重的喘着气。

“唰”的一声，马车的帘子被整个扯落。

雪珂苍白着脸，抬起头来，看着面前那无比威严，又无比愤怒的脸孔，颤栗的喊出声：

“爹……”

颐亲王府里，这晚灯火通明。

侍卫纷站大厅四周，戒备森严，丫头仆佣，一概不准进入大厅。厅内，王爷面罩寒霜，凝神而立。

地上，一排跪着三个人，雪珂，亚蒙，还有雪珂的奶妈——也就是亚蒙的生母——周嬷嬷。雪珂脸色惨白，满面风霜，一身荆钗布裙，看来既憔悴又消瘦。亚蒙神色凛然，年轻的脸庞上有着无惧的青春，虽然也是风尘仆仆，两眼却依然炯炯有神。而周嬷嬷，她早已吓得魂飞魄散，对她来说，整个世界粉碎也不会比现在这种局面更糟。天啊！她的独生儿子亚蒙，竟敢拐带颐亲王府里唯一的格格！天啊！这是诛灭九族的滔天大罪呀！

雪珂的生母倩柔福晋，手足失措的站立在王爷身边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她望着地上那穿着破棉袄，系着蓝布头巾的雪珂，她又惊又痛又害怕。这是她的雪珂吗？她唯一的女儿！她最心爱的女儿！可能吗？她凝视雪珂：这孩子才十七岁呀！怎会做出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？雪珂看来好陌生，她直挺挺的跪着，大睁着一对燃烧般的眼睛。这对眼睛里没有害羞，也没有后悔，只有种不顾一切的，令人心悸的狂热。



厅内有五个人，却无比的寂静。

忽然间，“唰”的一声，王爷拔出腰间长剑。

剑一出鞘，室内的四个人全都一震。王爷杀气腾腾的瞪着亚蒙，咬牙切齿的说：

“顾亚蒙！今天我不把你碎尸万段，实在难泄我心头之恨！你小小年纪，好大的狗胆！”

亚蒙还来不及说什么，周嬷嬷已连滚带爬的扑过去，拦住了王爷，她如捣蒜般的磕下头去，泪水疯狂的爬了满脸，她颤栗的嚷着：

“王爷开恩，王爷饶命！亚蒙带格格私奔，自是罪该万死，但是，请您看在我身入王府，十几年来的情分上，饶他不死吧！王爷！王爷！”她死命拽住王爷的衣袖，泣不成声了，

“顾家只有亚蒙这一个儿子，求求您，网开一面，给顾家留个后，如果你一定要杀，就杀了我吧！都是我教导无方，才让亚蒙闯下这场大祸！”

“不！”跪在地上的亚蒙，突然激动的昂起头来，傲然的大声说：“一切与我娘没有关系，她完全不知情！请王爷放掉我娘，我任凭王爷处置……”

“你还敢大声说话！”王爷怒吼，瞪视着亚蒙：“你勾引格格，让我们顾亲王府，蒙上奇耻大辱，你们母子两个，我一个也不饶！”

王爷举剑，福晋凄然大喊：

“王爷！手下留情啊！”

说着，福晋忘形的，急忙双手去握住王爷的手。

“你拦我怎的？”王爷甩开福晋，大吼着说：“他毁了雪珂的名节，消息传出去，让罗家知道了怎么办？明年冬天，雪珂就要嫁进罗家了呀！”

王爷越说越气，提起剑来，就对亚蒙刺去。雪珂大惊失色，想也不想合身一扑，紧紧抱住了亚蒙。王爷吓得浑身冷汗，在福晋、周嬷嬷、亚蒙同声惊喊中，硬生抽剑回身，虽是这样，已把雪珂的棉袄划破，露出里面的棉胎。雪珂一抬头，大眼睛直盯着王爷，凄烈的喊：

“爹要杀他，得先杀了我！”

王爷又惊又怒，剑是抽回来了，气愤却更加狂炽，一抬手，他用手背，对雪珂直挥过去，“啪”的打在她面颊上。力道之猛，使她摔滚在地，半天都动弹不得。

“不知羞耻！你气死我了！”

“王爷！”亚蒙情急的大喊：“所有的错，都是我一个犯的，请不要伤了雪珂！”

“王爷王爷！”福晋哭着去抓王爷的衣袖，“要杀雪珂，不如先杀我！”

“王爷啊！”周嬷嬷更是磕头不止，泪如雨下：“让我这个老太婆来顶一切的罪吧！我已经活到四十五岁，死不足惜，格格和亚蒙，他们还年轻呀！”

“够了！”王爷大喊：“都给我住口！”

大家都住了口，王爷盯着亚蒙，目眦尽裂。雪珂见王爷眼



中，杀气腾腾，再也按捺不住，忍耐着面颊的疼痛，她爬了过来，双手紧紧握住父亲持剑的手，悲切的喊：

“爹，请你听我说，我和亚蒙，已经成亲了呀！”

“一派胡言！”王爷更怒了。

“真的，爹！我们在卧佛寺里拜了天地，有菩萨作为见证！我们是真心诚意的结婚了！或者，这个婚礼是你无法承认的，但是，对我们而言，它比任何盛大的婚礼都更加神圣！亚蒙，他是我今生唯一的丈夫了！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王爷怒喊，简直感到不可思议，“你疯了吗？你贵为皇族，身为格格，已经订了婚约，你居然会受一个下等人的愚弄和欺骗！你……怎么如此自甘下贱！”

“不！不是这样！”雪珂嚷着，“他不是下等人，他是我的丈夫！爹，娘，你们的心难道不是肉做的吗？请你们成全我们吧！你们必须这么做，因为我已经没有退路，我再也不能嫁给罗家了，我……”雪珂深抽了口气，鼓足勇气嚷了出来：“我已经怀了亚蒙的孩子！”

“眶当”一声，王爷手中的长剑落地。踉跄后退，他跌坐在椅子上，双眼都瞪直了。

福晋骇然，周嬷嬷也呆住了。

半晌，王爷跳了起来，纷乱的大喊：

“来人！来人呀！给我把周氏母子，给关进黑房里去！翡翠，秋堂，兰姑，你们把雪珂押回卧房里，守住房门，一步也不许她跨出去！”